



诗歌隧道

少年游·秋

王鸣宇

金风暗度递初凉，着意理新妆。霓裳曼舞，丹青细染，匀缀紫橙黄。
残荷叠叠秋思托，梦绕水之阳。犹记当年，柳桥西岸，冉冉菊花香。

四战四平组诗

庄吉春

一战四平(解放战)

苏军北撤踏云悠，贼占名城意未休。
翰东结匪嚣尘起，民主联军壮志酬。
三万守军烽火聚，六千勇士战歌遒。
十时决胜歼顽寇，旗展四平傲九州。

二战四平(保卫战)

蒋军蓄意霸东陲，多路挥师战火驰。
统帅筹谋遵令守，健儿浴血阻顽师。
飞机坦克狂轰处，白刃交锋呐喊时。
苦战月余终撤去，功垂青史后人思。

三战四平(攻坚战)

夏季军威正上扬，强攻重镇志高昂。
倾盆雨下军威壮，激烈枪鸣士气彰。
巷战艰难拼血肉，攻坚困苦斗豺狼。
虽留遗憾经验积，为有豪情岁月长。

四战四平(收复战)

战略反攻势若洪，再攻要地气如虹。
十三纵队齐发力，千万健儿建伟功。
炮火轰鸣摧敌阵，健儿奋勇破城墉。
全歼守寇城光复，辽沈开篇唱大风。

荣耀

杨海军

这是一次梦幻般的抵达
站在一枚闪光的足迹上
天空澄明 五年前的光影浮动
风不语 水无痕 草木寂静无声

我看到震撼的一幕——
一阵风吹过
那些体格健壮的玉米
弯腰向天边奔去
绿色的波涛拍打时光的堤岸
冲洗着韩州城历史的天空
倒映着阡陌和犁铧的影子
倒映着祖辈的荣耀

我也看到了自己——
正远离炎热与焦躁
在清凉与惬意中
忘却枯燥和庸碌的一生
俯身拾起那片闪光的叶子
站在阵势浩荡的玉米中间
脉络清晰 胸怀充盈 花穗蓬勃
根使劲往下扎
叶子疯狂向天空生长

轻摇的杨柳

沈鸿升

用心堆砌的诗行，与林海的大提琴曲《杨柳》相拥，趁夜色潜入你温柔的梦乡。

你说，这般质感交融的音画，裹着娓娓道来的情愫，醉了心灵，润了眼眶。脑海里漫溢的温暖画面，生动得像从未褪色的印记余生难忘。而这支《杨柳》，恰是这场美丽故事的引子，轻轻掀开了它的序章……

岁月在交替中流转，荏苒着流逝的时光。尽管我们走在渐老的路上，但故事却从未停笔，《杨柳》的旋律也始终在风中传唱。

此刻，我轻摇门前的杨柳，抬眼望向满天霞光。多想摘下一片云，为你载件轻纱般的衣裳；多想折一束思念，捎去夏日里的一缕清凉。



人间至味是烧烤

黄金荣

着婴儿车来解馋，娃娃含着磨牙棒，眼巴巴望着父母手中的烤板筋流口水。在这里，所有的社会身份都暂时卸下，只剩下最原始的饕客本色。

伊通的烧烤，讲究的是“简单却丰盛”。五香毛豆、盐水花生、素拌黄瓜是标配，冰镇西瓜和烤苞米则是夏夜限定。但真正的主角，永远是那些在炭火上翻滚的肉串——尤其是那赫赫有名的“大油边”，猪护心肉裹着晶莹的油膜，烤至外皮焦脆，咬下去的瞬间，滚烫的肉汁在口中爆开，鲜香直冲脑门。烧鸽子更是伊通的招牌，选用本地散养的乳鸽，用枣木炭慢烤，肉质紧实却不柴，人口带着淡淡的果木香，若配上五香毛豆与冰镇西瓜，竟有“脆嫩凉热”四味交响的妙处。常见三五好友围坐，食客一手举着鸽子腿，一手握着冰啤，吃得满嘴油光，却仍不忘夸一句：“这味儿，绝了！”

老同学聚在巷口，酒杯碰得叮当作响。有人骂老板抠门，有人愁孩子补课，有人聊市井八卦，转头被烤油边的爆浆烫了舌头，斯哈声中又笑得前仰后合。“你看这汁儿！”戴眼镜的举着签子，油星子溅在衬衫上，倒像是别了枚勋章。在这夏夜里，有什么比见想见的人、说想说的话、吃想吃的尤物更开心呢？又有什么能比围炉而坐，闲适惬意、大快朵颐更让人志得意满呢？

月亮爬高时，烟火气漫成了雾。卖西瓜的三轮车亮着

灯，红瓢在黄晕里淌蜜，穿睡衣的大妈拎着保鲜盒来打包，说老伴儿就等这口烤腰子。交警来巡逻，被塞两串烤筋，摆摆手：“下班来吃，先挪挪摊子。”这般热络，比空调房里的客套亲厚多了。收摊时，老板娘刷着烤网，炭火暗成温柔的“明儿来啊！”她朝最后一个客人喊，声音裹在风里，像块糖，瞧瞧，这又约上啦！

站在高处往下望，整座城五彩斑斓，熠熠生辉。烧烤摊的光连成河，炭火明明灭灭，笑声顺着风飘，混着玉米地的甜。这夜没有“东风夜放花千树”的花哨，却有“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实在——风里有肉香，也有踏实过日子的暖。这太平盛世，原是藏在油边的爆浆里，裹在西瓜的甜汁中，融在碰杯的脆响间。

“太平有象人人醉，造物无私处处春。”杨万里的诗句，恰可形容这伊通夏夜。所谓岁月静好，不过就是在这星火点点的长夜里，能与所亲、所近、所爱之人，共享一串人间烟火。

其实，伊通的烧烤夜，吃的不仅是味道，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在这里，人们卸下白天的疲惫，回归最本真的快乐。或许，这就是市井烟火最动人的地方——它不讲究精致，却足够鲜活；不追求高雅，却充满温度。

这样的夏夜，这样的人，难道不想赴一场“人间至味是烧烤”之约吗？



金色田野

邱建国 作

条子河的沉思

张淑敏

四平市晨雾总是带着几分英雄城的厚重。当薄雾漫过田埂时，南北两河已在松辽平原的褶皱里苏醒。北河自石岭镇郭家村与磨盘沟两处发源，像两条鲜活的血管汇入下三台水库——那一汪滋养全城的饮用水源。而南河来自塔山水库的下游，一路欢歌经过市区，与走出下三台水库的北河并肩西行，在市区西北角相遇，拥抱在一起，汇成了条子河。三条水脉初遇时都带着羞怯，水流放缓了些，像村姑碰面时悄悄拽了拽衣角，河面便宽了半尺。而后结伴向东，欢快地拥入到辽河支流——昭苏台河的怀抱。

条子河性子要烈一点。它从沙丘背后奔来，汛期时会卷着细沙，把岸边的芦苇荡冲出几道沟痕。但多数时候，她是温驯的。尤其在汇入南北河之后，农人站在岸边，似乎能听见三条河在絮语，一起述说着昨夜西岸边的豆子结了新荚，东岸边的柳树林里落了群白鸕。

谁能想象得到，几年前的这里却大不一样，水质黑臭如墨，河道淤积似陈年垢甲，两岸杂草疯长，生活垃圾在河湾处堆成小山。连晨练的老人都绕开河岸走。如今映着豆荚与白鸕的河，那曾是城市褶皱里的一道伤疤。

改变是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中衍生出来的。清淤船破冰开冰面时，河底的淤泥泛泛着陈年的腥气，像在吐出积郁的委屈。截污管道延伸进每处排污口，污水不再像野狗般闯入。而后是绿化工人把垂柳、花草、灌木栽满了河岸，裸土坡上很快爬满藤蔓，连风都带着草木的清甜。

卧龙泉记

陈永久

夫天地有灵，山水含秀。华夏之域，胜景如星；而卧龙泉者，恰似明珠嵌于翠微，璞玉藏于幽壑，其韵其神，足令古今文人墨客驻足而叹，挥毫以赋。

观夫卧龙泉之形，宛若游龙偃卧，静伏青山之麓。一泓碧水，澄澈若镜，映云霞之幻彩，照峰峦之奇姿。泉源汨汨，自岩隙而出，或潺潺细流，若琴弦轻拨，奏出清越之音；或奔涌激越，如鼓瑟鸣琴，尽显深幽之势。其水色四季各异：春则碧波漾翠，与新柳嫩芽相映成趣，仿若丹青妙手泼墨；夏则澄澈见底，日光下澈，鱼戏浅底，悠然自得；秋染金辉，落叶飘零，随波流转，似碎金散玉；冬凝霜雪，冰面如银，倒映寒松，别生雅韵。

探其周遭之境，群山环抱，层峦叠嶂。林木参天，枝桠交错，遮天蔽日，林间苔痕斑驳，尽显岁月沧桑。时有山风穿林而过，呼啸之声，与泉溪轰鸣相映成趣，恍若天籁之音。然则小村幽静，游人如织，最喜繁花似锦，彩蝶翩翩，夕烟袅袅，雏燕归巢，落霞如胭，美不胜收。

如今盛世，文人骚客雅集于此。饮品茗茶，谈诗论文，畅抒胸臆；山林间，枕石漱流，远离尘世喧嚣，体悟自然之道为卧龙泉增添了一抹神秘而浪漫的人文色彩。

噫！卧龙泉之妙，非言语所能尽述。其形之美、境之幽、韵之深，皆在山水之间，在岁月流转之中。愿此碧水长流，永葆灵秀之姿，滋养一方水土，启迪万代心灵。

一件军衣

刘文辉

在四平解放77周年前夕，我走进四平战役纪念馆。馆内氛围庄严肃穆，每一件展品都好似时光的诉说者，静静讲述着往昔的烽火硝烟。当行至陈列军装的展台时，讲解员开始讲述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

展柜中的军衣，虽历经岁月洗礼，却依旧笔挺。原本鲜艳的颜色，在时光侵蚀下褪去，留下质朴深沉的色调。坚实的布料、细密的缝线，尽显当年工艺。军衣折叠着，仅露出两颗圆形扣子，虽不再闪耀，却依然坚守。

这件军衣的主人，是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一师3团特务连班长刘雨亭。1948年四平收复战，作为四战四平的第四战，当时后勤供给有所改善，每位参战战士都领到一套崭新军装，刘雨亭班长就穿着这件新衣奔赴战场。枪林弹雨中，军衣陪伴他冲锋陷阵，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目睹了战友们的英勇无畏。

岁月流转，四平战役纪念馆筹备建立。已至暮年且行动不便的刘雨亭老人，心中只有一个坚定的想法：捐赠这件承载特殊记忆军衣。家人推着轮椅，长途辗转，带他来到纪念馆。老人身着军衣，坐在轮椅上，目光缓缓扫过馆内各处，眼中满是对那段岁月的回忆与感慨。

老人的眼神，被墙上一张牺牲战友的照片所吸引。曾经并肩作战的画面，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一瞬间，仿佛有股强大力量注入老人身体，这位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奇迹般地轮椅上缓缓站起。他挺直脊背，微微颤抖着抬起右手，庄重地向照片中的战友敬了一个军礼。他的眼神坚定炽热，仿佛跨越时空，在与战友深情对话。

最终，老人将军衣和象征荣誉的军功章一同捐出。面对经济补偿，老人坚决拒绝，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说：“把钱用在纪念馆建设上，让孩子们都了解过去，别忘本。”

聆听讲解，凝视着军衣，感激与敬意在我心中翻涌。感激像刘雨亭老人这样的英雄，在国家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用热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与和平。他们坚韧、勇敢、无私奉献的精神，如同这件虽褪色却笔挺的军衣，历经岁月，永不磨灭。这件军衣，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丰碑，激励我们铭记历史，传承英雄精神，在新时代笃定前行。